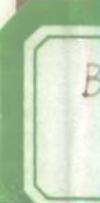


〔新加坡〕李庭輝 著

心物相融初探（外一種）

心物相融初探



B339

1

84693



200110058

HF74/14



心物相融初探（外一種）

〔新加坡〕李庭輝 著

中華書局

心物相融初探(外一種)

〔新加坡〕李庭輝 著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新興膠印廠印刷

787×1092毫米 $\frac{1}{32}$ ·10 $\frac{3}{4}$ 印張

1992年9月第1版 1992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1—2,000冊 定價：15.50 元

ISBN 7—101—00964—6/B·194

出版說明

本書作者李庭輝先生，筆名曾徒、亞彥、亞子、秋帆等，新加坡著名歷史學家兼詩人。一九三一年出生於馬來西亞怡保市，自小受英文教育，但在青少年時代曾師事馬華著名詞人陳季，修習中國古典文學，披覽經史子集與梵典，深受中華傳統文化的薰陶。曾先後肄業於新加坡的馬來亞大學及國立大學，分別獲得碩士、博士學位，畢業後當過中小學教師及幾所大學的講師或教授，也曾在一些研究機構或政府部門任職。退休後應我國暨南大學華夏文化研究中心之聘，擔任特約研究員，並熱心為該中心在海外籌集經費。李先生熱愛中華文化，曾於六十年代後期在新加坡創立一個學術與文學團體，名叫新社，與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努力推動華文文化運動的發展，主持出版過好幾種刊物，主編了《新馬華文文學大系》，又曾當過新加坡作家協會主席及南洋學會的副主席，因此而獲得新加坡第一任總統頒發的公共服務勳章。他的華文學術著作，除本書及本書附錄的《郭鼎堂諸子研究概疑》外，還有《政治實踐的若干理論觀察》（對新加坡政治實踐的理論考察）。詩歌創作

則有《雞肋集》、《三棄詩集》、《菩提葉》，其中舊體詩和新詩兼具。譯作有介紹羅索哲學思想的《羅索粹語》。此外還有研究馬共歷史的兩部英文著作。

《心物相融初探》是李先生的哲學論著，內容主要是探研先秦諸子，對儒、道、墨、名等各家主要代表人物的哲學思想都有所論究。他研究中國古典哲學不事繁徵博引和面面俱到，也不做煩瑣無謂的考證，而是拈出每位哲學家的一個或幾個核心命題，深入剖析，而出之以簡練的語言，既不乏隽永的哲思，又有相當高的可讀性。由於他對西方哲學和佛學也具備相當的修養，故能得心應手地進行中、西、印哲學的比較。他研究中國古典哲學不是純客觀地解釋或介紹古典哲學，而是要使它為我所用，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回復到古人去，企求在他們的智慧之中獲得一種可以使我立命安身的指導」。雖然由於思想體系的不同，書中有的論點尚可商榷，但就整體而言，是足資我國學者借鑒，並可藉以了解一些海外華人學者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情況的。

本書曾於六十年代在新加坡排印出版，現照原書影印，供研究者參考。

中華書局哲學編輯室

一九九一年十月

目 錄

道德經救蔽	1
墨子發蒙	11
齊「齊物論」	16
孟子辨誤	26
附一：先王已陳芻狗	36
附二：人性真象	38
心物相融初探	41
孔門心物求是	72
善真美	81
兩聖比觀	95
立命安身	117

道德經救蔽

淮南子人間訓：

「塞上之人，有善術者，馬無故亡而入胡，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爲福乎？』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爲福乎？』一家富良馬，其子好騎，墮而折其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爲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壯者控弦而戰，塞上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父子相保。」

人間訓評論此事說：

「故福之爲福，禍之爲福，化不可極，深不可測也。」

此是對宇宙的現象一個極之基本，極之深刻的觀察，試以自然歷史的一部份人類歷史一事來說。羅馬社會會有貴族與平民及奴隸強烈的衝突，後來平民與奴隸連絡了羅馬帝國化外的野蠻民族將羅馬的貴族消滅而創立一個新的社會，這個新的社會的創建從平

民與奴隸及蠻族的眼光看來無疑的是一件「福」的事，因為一切受苦的人都已得到解放，但是這個新的社會的建立却又造成了一個新的「禍」，這個新的「禍」就是領主與農奴的鬥爭。領主與農奴的鬥爭這個新的「禍」經過了幾百年發展又引起了另外一個新的變化，這個變化又產生了一個新的社會，這個新的社會從農奴的觀點看來亦是一個「福」的社會，因為他們在這個新的社會裡才得到揚眉吐氣的機會，可是這個「福」不久又轉而爲「禍」……

這個「禍福相倚」的道理不是淮南子發現出來的，首先看到這個宇宙現象的還是創作老子書的那位不知名的人士。老子書第五十八章就說：

「禍兮福之所倚，

福兮禍之所伏，

……

正復爲奇，

善復爲妖。」

而老子書直接提到這個道理的還有五十六章的文字。

老子書的這一個發現的確是一個劃時代的發現，可是在最近我却發覺老子書對這個宇宙現象的觀察却有犯了偏蔽的地方。可注意的是老子書所用的字眼是「禍」「福」兩個字，名一為「禍」，名一為「福」，顯然的是有人欲存在於其間，而不是以自然來看自然。原來老子書對宇宙作出這樣的一個觀察是有作者在人類社會裡所獲得的經驗為動力的，因為老子書的作者在人類的社會裡嘗受過某種經歷，他對宇宙的現象才作出了這樣的一個觀察。第二十章說：

「衆人之所畏，

不可不畏。」

第五十二章又說：

「無遺身殃。」

十分明白的，從宇宙本身看來，所謂「禍」者固非禍，而所謂「福」者亦非福。自然本身是無禍無福，無可欲與不可欲之可言的。

因為老子書對宇宙現象的這種觀察是從人類利害推動出來的，所以這種觀察的依歸還是應用到人類利害的問題上面去。現在既然發現每件事情都必定發生其反面，那麼，

在社會上如欲爲「治」則終歸是必得其「亂」，如欲爲「善」則終歸是必得其「惡」。

第五十七章就說：

「天下多忌諱，

而民彌貧；

民多利器，

國家滋昏；

人多伎巧，

奇物滋起；

法令滋彰，

盜賊多有。」

因爲事情如此，所以我們如欲得到「正面」，我們就必須做「反面」的事，第十九

章說：

「絕聖棄智，

民利百倍。

絕仁棄義，

民復孝慈。

絕巧棄利，

盜賊無有。」

第三章說：

「爲無爲，

則無不治。」

老子書當然以爲如此做法，天下就會太平，人類社會的問題就可以都全部解決了。

可是老子書沒有領悟到「反面」從另外一個方面看來也是一個「正面」，「正」「反」構成一個圈子，在一個圈子上不管你站在某一點，你其實都是不能够停留的，你都是要轉的，你都是得不到「太平」的。我得拿一個實例來說明這個見解。秦末經過一次「大有爲」之後，漢初的社會負責者就覺得如果要社會及經濟能夠復甦，最好的辦法就是採取老子書的「無爲」的政策。不錯，這個漢初的「反面」的「無爲」，的確是使到社會恢復了它的元氣，而漢中葉的社會竟壯盛到能够讓漢武帝去縱行他的南征北伐。但是社會

就如此太平不動了嗎？漢書王莽傳記：

「兼并起，貪鄙生，強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錐之居，又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闌。」

史記平準書也說：

「罔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併，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

於是漢初「靜」的政策就播下漢中葉「動」的種子，漢中葉董仲舒「改制」，儒學晉爲官學，黃老之術於是罷黜，事情不是偶然的。

又試看十九世紀歐洲的「放任」主義造成以後如何的一種世界。

以上老子書形而上學的困難亦使到它發生了邏輯上的問題。「福福相倚」的道理，老子書也會用別的話語來表達，第二章說：

「故有無相生，

難易相成，

長短相較，

高下相傾，

聲音相和，

前後相隨。」

老子書最基本的觀念是「道」的觀念；無疑的，這個「有無相生」就是道的一個作用。「有」「無」既是相生，則「有」「無」是兩相平等，故「有」是道，「無」亦是道，兩者固無此優彼劣之可分。但是，可惜得很，因為老子書爲了應用而偏于「無」（人事方面的「無爲」就是形而上學方面的「無」），於是就把「有」看爲「不道」。第三十四章還說得圓滿：

「大道氾兮，
其可左右。」

但是，第三十七章却說：

「道常無爲。」

第六十五章說：

「古之善爲道者，

非以明民，

將以愚之。」

而整部老子書的大半就是教人站在消極、「反」之一方面。

宋明理學受了老子書的這種重「無」的影響，凡講宇宙是如何發生的時候都講「有」生於「無」，「無」是先，「有」是後。但是這種講法也是由老子書自己開其先河的。剛才所引的第二章已說明：

「有無相生」，

但是在同書內却有第四十章如此的說法：

「天下萬物生於有，

有生於無。」

第四十二章說：

「道「無」生一「有」，

一生二「雌雄」，

二生三「雌雄與子」，

三生萬物」。

在我們的小小的地球上，凡事都有個起頭，從前沒有這個孩子，現在却有，這個孩子當然是從「無」來；從前沒有這棵樹木，現在却有，這棵樹木當然是從「無」來；但是我們的小小的地球只是這麼一點點的空間，這個小小的地球的短短的歷史只不過是這麼一點點的時間，若拿整個宇宙來看，未必不可無無始無終之「有」，無無始無終之「無」，而「有」未嘗不可即在「無」中，「無」未嘗不可即在「有」中。但是，由於我們現在處於這個地球的限制，這個問題却是無可解決的。而且從「有」方面看來，孩子與樹木固然是從「無」產生出來，但是從「無」方面看來，孩子與樹木之「有」却就產生他們將來消滅之後之「無」。

以上所談對老子書的見解有稱譽之處，也有批評之處。既然如此，那麼，我們的態度應該是如何的呢？「有無相生」是大道理，但是我們却不可偏於「有」或偏於「無」，應用到社會人事方面來講，我們就不可不分青紅皂白的一味「無爲」，一味處於「反面」，我們凡作什麼舉動都必要看時而定，社會已行到甲點之盈而已開始趨向乙點則我們當為乙點之事以助乙點之實現，社會若已達到乙點之盈而已開始趨向甲點則我

做甲點之事以助甲點之成功。老子書自己第八章也就說：
「動善時。」

墨子發蒙

墨家是先秦時代一個重要的學派。

先秦時代是一個大困苦，大混亂的時代，墨子對此時代提出了一連串補救的辦法。他的學理有人所共曉的所謂「節用」、「節葬」、「非樂」、「尚賢」、「兼愛」、「非攻」、「尚同」、「天志」、「明鬼」、「非命」諸端。

墨子提出此等主張，當然是認為此等主張必可見諸實行，而他的理想世界亦必可出現。耕柱篇記墨子會說：

「言足以復〔當作舉〕行者常之，不足以舉行者勿常；不足以舉行而常之，是蕩口也」。

墨子說教都是向「王公大人」講話，所謂「節用」就是勸諫王公大人節用；所謂「節葬」就是勸諫彼等節葬；所謂「非樂」亦係勸諫彼等摒棄享受音樂。此班人控制了全部社會生產，而彼等又肆無忌憚地儘量去浪費這部社會生產，因為如此，所以社會的一